

著 孚 爾 伍
譯 還 王



子屋的己自間一

刊叢活生化文

XXXIX

子屋的己自間一

VIRGINIA WOOLF

譯 還 王

刊叢活生化文

種九十三第

版初月一六年六十三國民華中

刊叢活生化文

種九十三第

編主金巴

人行發

林文吳

所行發

社版出活生化文

號八弄一路鹿鎮海上

號五四一路國民慶重

號四十二路通交口漢

所刷印

所刷印活生化文

有所權版

印翻許不

子屋的己自間一

著孚爾伍

譯還王

角八元五價定

伍爾孚夫人 (Virginia Woolf, 1881—1941) 英國第一流女作家。所著小說有「詩小說」之稱，代表作爲台樂威夫人 (Mrs Dalloway, 1925) 往燈塔 (To the Lighthouse, 1927) 及波浪 (The Waves, 1931) 論文多卷俱出諸生花之筆。本書初版於一九二九年，以女小說家論婦女與小說，特別親切，性質雖屬論文，說來娓娓動聽，效果不啻小說，批評家公認爲夫人最佳作之一。

第一章

不過，你們也許說，我們是請你講「婦女和小說」呀——那和一間自己的屋子有甚麼關係呢？你們聽我慢慢解釋。在你們請我講「婦女和小說」這題目以後我就坐在一條河岸上開始想這幾個字到底是甚麼意思。它們的意思也許就是說幾句關於芬尼·勃奈的話；關於貞·奧斯汀也說幾句讚揚勃朗特姊妹一番，而且給大雪下的海渥斯牧師住宅一個概略的形容；假使可能的話，給米特佛小姐一種幽默的評語；對於喬治·艾略特說句恭敬的話；至於蓋斯克夫人也不妨提一提，這樣就算了事。但是

原註一 這篇文章是根據兩篇論文作的，那兩篇論文是在紐南姆女子學院的藝術學會和哀登女子學院的 Odtan (One Damned Thing Aster Another) 學會中讀的。論文太長，不能全譯，現在這是改過而擴充了以後的面目。

再看一看，這幾個字似乎並不這麼簡單。「婦女和小說」這個題目的意思也許是，或許你們所要的意思就是，婦女和她們到底是甚麼樣子的人，或者是婦女和她們所寫的小說；或者是婦女和關於她們的小說；甚至或者是這三個意思不知怎麼難解難分地糾纏在一起，而你們要用那樣的想法來思量這幾個意思。可是一開始用末一個方法來想這個題目，那似乎是最有意思的方法，我就發現有一個不可救藥的缺點。就是，我永遠不能達到一個結論。我永遠不能履行我所認為的一個演講的人的第一個責任——在一點鐘的演講以後給你們一塊純潔的真理的結晶，可以讓你們用筆記簿的紙包起來永遠保留在壁爐架上。盡我所能地，我只能供獻給你們一點意見關於一件很小的事——一個女人如果要想寫小說，一定要有錢還要有一間自己的屋子；於是這麼一來，你們就會發現對於女人真正的性格和小說真正的性質這較大的問題，我根本就沒有解答。我逃避了對於這兩個問題下一個結論的責任——於是按我個人說，婦女和小說仍然是——一個沒有解答的問題。不過爲了補償起見，我要盡力解釋給你們聽，我怎麼會有這個關

於屋子和錢的意見。我將要在你們面前盡力充分地，任意地，闡發那使我如此想的一串相繼的思想。也許若是我把這意見背後的觀念，偏見，呈露出來，你們會發現它們對婦女有些關係，對小說也有些關係。無論如何，只要一個題目是非常有辯論價值的——凡是關於女人的問題都是這樣的——一個人就不能希望能說出真理來。他只能解釋他怎麼會有他所有的那個意見。他只能讓他的聽衆觀察演講人的限度，偏見，怪癖，而有一個機會去下他們自己的結論。在這裏小說包括的真理似乎比事實多。所以我利用一個寫小說的人所有的自由與特權建議講給你們聽在我來這裏以前兩天的故事——在你們放在我的肩上這個繁重的題目以後，我怎樣負了這重任反覆地思量它，應用它到我們的日常生活裏去，由生活裏尋求這題目的材料。我用不着說明，一切我所要敘述的並非真事；牛橋是虛構的；分能姆也是；「我」只是一個不存在的人的很方便的代表。我要吐出很多謊話，不過也許有些真理參雜其中；去尋出真理，並且去決定哪些部份是值得保留的，就是你們的事了。你們若不這樣作呢，那自然就把它整個扔到字紙簍去，把它完全忘

那麼這就是我，（叫我瑪麗·貝登，或是瑪麗·塞登，或是瑪麗·卡邁克，或是任何別的你所喜歡的名子——完全沒有關係）一兩個星期以前，正是絕好的十月天氣，坐在一條河岸上沉思。我所說的那條硬領，婦女和小說，逼着我對於這引起各種偏見和情感的題目下結論，把我的頭壓到地上去了。我的左邊，我的右邊都長着某種灌木，金黃色的和大紅的，如火如荼地開着花朵，甚至也好像爲火的炎熱所焦灼。在遠一點的岸邊垂楊因永久的悲哀而在那裏暗泣，頭髮披在肩上。河水選擇幾處天橋，和如火如荼的樹來反映着。在一個大學生划着船衝破那些反影以後，它們便又立刻不着痕跡地合上，就好像他並沒有經過一樣。在那裏一個人真可以整坐一個對峙沈醉在思想裏。思想——給它一個它不大配的高雅的名子——已經把釣絲垂到河裏去了。一分鐘一分鐘過去了，釣絲在反影與水藻之間擺來擺去，任水把它飄起沉下，一直到——你知道就是那麼輕輕的一拉——在這釣絲頭上忽然有意思在凝聚：然後小心地把它拉進來，再把它聚精

會神地攤開。啊，一旦攤在草地上，我那個思想看來是多麼地小，多麼地無意義。就是那種小魚，一個好的漁人一定放回水裏去讓它再長得肥一點預備將來有一天值得養，值得吃。我現在不拿那個思想來麻煩你們，不過如果仔細地觀察，你們自己也許在我所要說的話裏會發現它。

但是不論它怎麼小，它還依然有它那種神祕的性質——把它放回腦子裏去，它變得非常使人興奮而且重要；在它突然一跳又一沈，閃動來閃動去之間，它激起如此一陣的意思的震蕩和騷動，我簡直坐不住了。因此我非常迅速地穿過一片草地。立刻有一個男人起來阻擋我。在起初我還不明白那個穿着夜禮服襯衫和常禮服，怪形怪狀的人的手勢是對我作的呢。他的臉上顯着驚駭憤怒的樣子。是本能而不是理智提醒了我，他是教區的警吏，我是女人。這是草皮，小路在那邊。只有研究生和優等生可以在這裏走；碎石小道纔是我能走的呢。這些思想不過是一剎時的事。等我走到小路上去了，警吏的手纔放下來。臉上恢復了平常安詳的樣子。雖然草皮比碎石路走着舒服，所幸還沒有犯了

甚麼大錯。不管那是甚麼學院，我唯一能提出來控告那裏的研究生和優等生的罪狀就是在保護他們那塊繼續不斷壓了三百年草皮的時候，他們把我的小魚嚇得不知道藏到哪裏去了。

至於當時我在想什麼使我這麼大胆地非法侵入草地上去現在我不記得了。安謐的精神像一朵雲彩由天上降下來。因為如果安謐的精神能在某處停留的話，那就是停了一個十月裏晴朗的早上的牛橋的園地和院子裏。慢步踱過那些學院，經過那些多年的大廳，走廊，現實的坎坷似乎都磨平了；身體好像裝在一個神妙的玻璃房子裏，沒有聲音可以透進來，同時腦子，因為不和任何事實接觸（除非又侵入到草地上去）可以任意安然地去想和當時情景和諧的思想。完全是偶然地，不意中記起一篇老文章講到在悠長的假期中重訪牛橋，因而想起它的作者查理·蘭姆——塞克雷舉起蘭姆的一封信到前額上，叫他聖查理。實在說來，在所有死去的文人中（我只是不加琢磨地把我的思想照樣地告訴你們），蘭姆是最親切的人之一；就是那麼一個人我們會很高興對

他說，『那麼告訴我你怎麼寫散文的？』我認爲他的散文甚至比馬克斯·比而包姆的毫無瑕庇的散文都好。因爲那種放縱的想像力的閃耀，文章中的像閃電似的天才的霹靂使他的文章有缺點，不完美，可是處處點綴着詩意。蘭姆來牛橋大約在一百年前。他的確寫了一篇散文——題目我忘了——談到他在這兒看見的密爾頓的一首詩的原稿。大概是利西達斯那首詩的。蘭姆說他不勝其驚愕當他想到利西達斯裏面能有任何字原來是另一個字。去想密爾頓居然在那首詩裏改換幾個字，對他似乎是一種褻瀆神聖。這一來使我想起我所記得的那點利西達斯，猜哪個字可能是密爾頓換過的而且爲甚麼換，而覺得很有意思。我忽然又想起就是蘭姆所看的那個原稿離這裏不過幾百碼。所以我們可以跟隨蘭姆的腳步走過院子到保存着那個珍物的著名的圖書館去。而且在我向圖書館走的時候，我想起來就是在這個著名的圖書館裏也保存着塞克雷的艾斯門的原稿。批評家常說艾斯門是塞克雷最完善的小說。不過照我所記得的，那種文體的造作，對十八世紀的模仿，總很阻礙作者，除非十八世紀的文體對塞克雷確

乎是自然的——這件事可以由看看原稿來證明一下，看他所修改的地方還是爲文體呢還是爲意思。但是那麼我們就得先決定甚麼是文體，甚麼是意思，這是一個問題——可是我已經到了那圖書館的門口。我一定是開了門，因爲立刻像一個守護天使一樣擋住去路，不過是鼓動着黑袍子而不是白翅膀，走出來一位不以爲然的鬚髮如銀的慈祥老先生。他一面揮手叫我後退，一面用很低的聲音抱歉地說：女士們非得有一位本學院的研究生陪着或是一封介紹信纔准走進這個圖書館。

一個著名的圖書館被一個女人詛咒過，對這著名的圖書館毫無影響。莊嚴，安靜，所有的珍藏都完全地鎖在它胸中，它滿意地睡着，而且，按我這方面說，會永遠這樣睡着。在我滿腔怒氣地走下台階的時候，我發誓永遠不去驚醒那些回聲，我再也不去要求它的款待。不過還有一個鐘頭纔吃午飯，我怎麼消磨這時間呢？在草地上散步？在河邊上坐着？那個秋天的早上的天氣是真可愛；樹葉子翩翩閃着紅色落到地上去；這兩件事隨便作哪一件都沒有甚麼困難。可是却又有音樂的聲音傳到我的耳朵裏來了。某種禮拜

或慶祝正在進行。當我走過禮拜堂的門前，風琴正不失壯麗地在怨訴。在那種明靜的空氣裏，連基督教的悲哀聽着都只像悲哀的回想，而不像悲哀的本身。連那多年的老風琴的呻吟似乎都爲和平所包圍了。即使我有權利走進去，我都不想去，而且這次教堂的執事大概又會阻止我，也許會問我要受洗證明書，也許問我要一封教務長的介紹信。好在這些宏麗的建築的外表常常是和它們的內裏一樣美麗。而且就看着會衆們聚集起來，進去又出來，在禮拜堂的門口匆匆忙忙的像蜜蜂在蜂房口上一樣，已經就夠有趣的了。很多人是戴方帽穿長褂子的；有的在肩頭上點綴着一簇簇的毛茸茸的皮；有的坐着輪椅轉來轉去，還有的人，歲數還沒有過中年，已經被揉搗壓軋成很怪的樣子，怪到令人想到水族館裏沙上費勁蠢動的巨大的螃蟹和龍蝦。當我靠着牆立在那裏看，這個大學實在像一個避難所，庇護了許多希奇古怪的人。這些人若讓他們自己到斯船德⁽¹⁾那一帶去爲生存而奮鬥，就全是廢物。我想起許多關於那個大學裏從前的這個長那個長的老故事。從前他們說某某老教授只要一聽見口哨的聲音立刻拔腳就跑。不過在我還沒

有鼓足勇氣吹口哨以前，那一羣尊嚴的人已經走進去了。禮拜堂的外表還是照舊。像一隻永遠航行而老不達到目的的船，你知道，那禮拜堂的高的圓頂和尖塔夜裏總是點了燈，好幾哩外在山那面都看得見。大概曾經有一個時期，這個院子的平滑的草地，厚實的大廈，以至禮拜堂本身都是一片沼澤之地，野草隨風擺搖，豬羣東搜西掘。後來，我想，大隊的牛馬從很遠的地方拉了成車的大石頭，然後無限的人工把灰色的石塊很有秩序地一塊一塊地重疊起來。就是在這些灰色石塊的陰影裏我現在正站着呢。隨着油漆匠把玻璃裝上窗子去。泥瓦匠在那房頂上洋灰，油灰，大鏟子，小鏟子地忙了幾百年，每個星期六一定有人從一個皮製的錢口袋裏倒出許多金銀到那些老工匠的手裏去，大概讓他們去痛快地玩一晚上。我想一定有川流不息的金銀隨時流進這個院子裏來，保持石塊的不斷的供應，泥瓦匠不斷的工作：鏟平，挖溝，掘土，排水。不過那時候是信仰的時代，於是錢很大方地倒進來把石頭立在很深的基礎上。等房子造好了，由皇帝，皇后，王公，大臣們的錢櫃裏又倒出更多的錢來，去保證一定有人在這裏唱聖詩，有學子在這裏受教育。有

人賞賜土地，也有人交納年賦。等信仰的時代過去了，理智的時代來了，金錢仍然不停地流進來，設立獎學金，捐贈講座。不過現在金銀不是由皇帝的錢櫃裏流出來，而是由富商廠主之輩的錢箱裏流出來的。可以說由那些藉工業發了財的人的錢袋裏流出來。在這囑裏，他們把財產很大的一部份又捐回他們所學得技藝的大學去，再設立講席，講座，獎金。於是圖書館，實驗室，觀象臺林立。有貴重而精緻的儀器的種種優美的設備裝在玻璃櫃裏。在這些地方幾百年前只有野草隨風擺搖，豬羣東搜西掘。我在院子裏慢慢地踱着的時候就想那些金銀的基礎實在夠深的了；石路在野草上鋪得夠結實地了。頭上頂着托盤的人匆忙地在幾個樓梯之間奔波。裝在窗前的花箱裏怒放著極華麗的花朵。留聲機的曲調由裏面屋子裏傳出來。簡直令人不能不追念——不管追念的是甚麼，它反正是被打斷了。鐘響了，是該去吃午飯的時候了。

有一件很奇怪的事，就是小說家全都使我們認為所有幾個人在一起吃午飯的事若是可紀念的，必定千篇一律地都是爲了某人說了甚麼談諧的話或是作了甚麼機智

的事。他們却永遠不肯化一個字來談談所吃的東西。小說家的一條慣例就是一字不提湯，鮭魚，小鴨子。好像湯，鮭魚，小鴨子，完全是無關緊要的，好像從來沒有人吸過一支雪茄或是喝過一杯酒。但是，現在我要大胆地不顧這條慣例，而告訴你們這次午飯的頭一道菜是魚，裝在深的盤子裏，在它上面學校的廚子鋪了一層最白的奶油，不過各處點綴着一些棕色的小點，像牝鹿肚子邊上的點子一樣。魚後面跟着鷓鴣。但是你們若以為只是盤子上躺着兩隻光光的棕色的鳥，你們就錯了。各種各式的鷓鴣而且全跟着各種各式的醬汁和生菜，甜的，酸的，各有各的次序。還有土豆片，像錢幣一樣薄，可不像它那麼硬。還有白菜芽，像玫瑰蓓蕾一樣一層層的而汁水更足。等這道烤菜和跟隨它的菜蔬一吃完，侍役立刻一聲不響地把甜食放在我們面前。這侍役簡直就像是剛纔那警吏，不過比較溫和一點的姿態出現。這個用手巾圈了一圈的甜食就像一堆白糖從海裏的浪花裏湧起來。你若叫它布丁而以爲它和米同澱粉有關係的話，那對它簡直是污辱。而且在吃這一頓飯的時候，酒杯一直充溢着黃的，紅的酒，屢次喝完了，又有人來斟滿。於是漸漸地

沿着脊背下去到脊椎的一半，那就是人的靈魂所在的地方，有一點火燄燃燒起來了。這火燄並不是我們所謂的文彩的那個生硬的小電燈，常在我們嘴上出出進進的。而是由理智的溝通的黃色醇厚的火燄所形成的那種比較深刻，微妙的隱藏着的光亮。用不着慌。用不着發出光芒。除了自己以外用不着作任何別人。我們大家都會進天堂的，而且凡代克^①陪着我們——換一句話說，在點上一支好香烟坐到窗座的深厚的枕墊裏去的時候，人生似乎是多麼美滿，人生的一切報酬是多麼稱心。甚麼嫌惡，甚麼煩惱都是多麼不足掛懷。各人的友誼和伴侶的相契是多麼令人讚美。

如果運氣好，手邊就有一個烟碟，而不必因沒有地方放烟灰而把烟灰彈到窗外去，如果事情都有一點和當時它們實在的情形不同，我大概就不會看見一隻沒有尾巴的貓。由看見那隻兀突的砍去了尾巴的動物輕輕地慢慢走過院子，把我的情感的色彩因下意識的理解力的意外的一動而完全改變了。好像有人放下來一個罩子。也許是我喝的酒酒力過了。真的，在我看着那隻曼島種的貓^②停在草地中間好像也在懷疑宇宙，